

1:22.54/20

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

为中华之崛起

——周恩来同志少年时期的故事

胡 景 芳

西 人 民 出 版 社

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

为中华之崛起

胡景芳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4.5 插页8 字数69,000

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6,250

统一书号: R10094·244 定价: 0.40元

目 录

一	我长大给他们报仇·····	(1)
二	万氏家塾·····	(11)
三	穷人和富人·····	(22)
四	龙首山上·····	(30)
五	飞龙的故事·····	(39)
六	为中华之崛起·····	(45)
七	零前的“一”字·····	(53)
八	我会结实起来·····	(65)
九	联合抗暴·····	(70)
十	一把金钥匙·····	(78)
十一	小讲演队·····	(83)
十二	八枚铜钱·····	(88)
十三	一张传单·····	(93)
十四	同情黑孩子·····	(101)
十五	两篇作文·····	(105)
十六	访魏家楼子·····	(112)
十七	观日俄战场有感·····	(120)
十八	依依惜别·····	(129)

一 我长大给他们报仇

在景色秀丽的苏北江淮平原上，碧波荡漾的京杭大运河河畔，耸立着绿树掩映的文化古城——淮安县。

公元一八九八年三月五日，周恩来诞生在这座古城的一所普通的小宅院里。

这所宅院，座落在县城中心旧鼓楼西面僻静的驸马巷中间。走进两扇黑漆大门的门洞，里边分成东、西两院。院里有一排一明两暗的三间瓦房。房前房后，是小小的天井和绿茵茵的花园、菜圃。

花园、菜圃收拾得干干净净，里面种着南瓜、豆角和各种花草。各种花草随着季节的变换，轮流绽开五颜六色的花朵。微风吹过，满院迷漫着淡淡的幽香。

清晨的阳光，透过花隔扇门上的玻璃和纱窗，铺洒在砖地上，显得屋里格外明亮、恬静。在侧屋一张紫黑色的桌旁，端正地坐着一位年轻的母亲，正在埋

头作画。她用纤细而灵巧的手指轻盈地握着画笔，在雪白的宣纸上精心熟练地勾抹着。母亲的对面，趴着一个眉目俊秀的男孩儿，两只胖胖的小手托着丰满的双腮，两道黑蚱似的重眉下，一双黑漆漆、亮晶晶的大眼睛，聚精会神地盯望着画面。他那蓄满墨黑浓发的小脑袋，随着母亲的笔锋左右摇动着，绯红的嘴唇用劲儿地一张一合，好象作画的不是母亲，而是他自己。嗨！多么有趣啊！左一抹，右一点，宣纸上出现了一只布谷鸟。母亲抬起白晰而略显清瘦的面庞问：

“大鸾^①，你知道这是什么鸟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大鸾瞪着黑漆漆的大眼睛，看着母亲，象是问，“这是什么鸟呀？”

“这叫布谷鸟！”母亲说。

“布谷鸟！”大鸾高兴得眼睛里闪着异样的光彩，突然说，“是割麦插禾的时候，布——谷——，布——谷地叫的鸟吗？”大鸾嘟着小嘴学着布谷鸟的叫声。那清脆、响亮的声音，在屋里回荡着。

“看！我的大鸾懂得事情可多哪！”母亲由于忧郁而紧蹙的眉宇舒展开来，称赞地说着，勾完了最后一笔，挺起胸脯，仔细地端详着整个画面。

大鸾受到母亲的夸奖，欢喜得跳起来，跑上去，

^① 周恩来乳名。

抱住母亲的胳膊纠缠着：

“妈妈！讲故事！讲布谷鸟的故事！”

听见男孩儿吵嚷，乳母蒋妈妈从外屋进来用围裙擦抹着湿漉漉的手，对男孩儿说：

“大鸾，别闹！东院的妈妈不是叫你听话吗？”

大鸾听到蒋妈妈的劝告，眨巴几下盖满睫毛的大眼睛，没再言语，听话地坐在了母亲身旁。

年轻的母亲似乎不太同意蒋妈妈对孩子的申斥，用手轻轻地抚摸着男孩儿浓密的黑发，温存地说：

“大鸾，看妈妈写字，好吗？”说着握笔在纸上写好了四行娟秀的楷体小字：

锄禾日当午，

汗滴禾下土。

谁知盘中餐，

粒粒皆辛苦。

她指着诗句，轻轻念了一遍，问大鸾：

“妈妈教你念好吗？”

“好！”大鸾拍着手说，随后，跟着母亲一句一句地吟诵起来。

蒋妈妈看到年轻的母亲这样循循善诱的教导，孩子又那样懂事听话，会心地笑了，坐在床沿上，倾听着他们母子俩琅琅的读诗声来……

看着大鸾这样亲昵地依偎在母亲身旁，谁会相信这位年轻的母亲，并不是大鸾的生身母亲，而是他的过继母亲呢？

原来，大鸾的父亲那一辈，亲兄弟四个。他的小叔父周簪臣，结婚不到一年，就生病死去了。小婶母只有二十岁。按当时吃人的封建礼教，结过婚的妇女是不能再嫁的。孤苦伶仃的婶母，就从大鸾的生身母亲那里，把刚满一周岁的大鸾抱过去作为养子了。这样，恩来小时候，就有了两位母亲：一位是东院的生身母亲，一位是西院的过继母亲。

过继母亲姓陈，读过很多书，能吟诗，会作画，字也写得相当好，不到二十岁，就成了才华出众的闺秀。可是，那么年轻就失去亲人守了寡，怎么办呢？她饮怨暗誓，把自己的抱负、理想和全部精力，都倾注在抚养、教育幼小的大鸾身上了。

晚上，皓月当空。银子般的月光，透过树枝，在小天井里铺下一床斑驳的地毯。轻柔的晚风，徐徐吹过，驱散了白日灼人的暑气。过继母亲领着大鸾，坐在幽静的天井院里，一边用蒲扇驱赶着蚊虫，一边指着天空中圆圆的大月亮讲故事：

“早先年，有一个孩子。他小的时候，不认识月亮，把它叫白玉盘子……”

大鸾一听，憋不住地笑起来，奇怪地问母亲：

“他为什么那么傻呢？”

“因为他不勤奋用功吧！”母亲接下去说，“所以啊，又以为是什么仙人使用的大镜子，飞到云彩上边去啦。后来，有人告诉那个孩子，那不是盘子，也不是镜子，那叫月亮。月亮里边啊，有红砖绿瓦的宫殿，有垂着双腿的老爷爷，还有一丛丛散放香气的桂树和会捣药的小白兔。那个不懂事的孩子又问了：他们跟谁一块吃饭呢？”

大鸾听完，咯咯咯地笑了，说：

“真有意思！妈妈，这是谁告诉你的呀？”

“李白！唐朝的大诗人李白。”母亲眯缝着俊秀的眼睛，歪头看着大鸾。

大鸾纳闷了：

“唐朝的诗人？”

“对啦！他是用诗告诉咱们的啊！你听！”母亲有板有眼地朗诵起来：

“小时不识月，
呼作白玉盘。
又疑瑶台镜，
飞在青云端。
仙人垂两足，

桂树何团团。
白兔捣药成，
问言与谁餐？”

母亲朗诵完，问大鸾：

“妈妈刚才说的对吗？”

“对啊！当然对啦！”大鸾乐呵呵地说着，又跟随母亲吟诵起来。

大鸾就这样跟母亲学啊学啊，从春暖花开，学到夏蝉争鸣；从秋实累累，学到冬雪飘飘。

冬天，娘俩个把呼号的北风关在屋外，坐在床上读书、识字、讲故事。母亲怕大鸾冷，特意取来两块粗粗的木炭，加进炭盆。大鸾望着漆黑闪亮的木炭，忽然想起了一首《新乐府》，顺口吟道：

“卖炭翁，
伐薪烧炭南山中。
满面尘灰烟火色，
两鬓苍苍十指黑。

母亲听到吟诵，兴奋得脸上泛起红晕，故意问道：

“这是谁的诗啊？”

“不是你告诉我说，这是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写的吗？”大鸾瞪着明亮的大眼睛反问母亲。

母亲笑了，满意地点了点头。大鸾想了一会儿，

望着炭盆里劈劈啪啪燃烧着的木炭又问：

“妈妈，我们烤的木炭，也是那位卖炭翁老爷爷烧的吗？”

母亲摇摇头，沉思了片刻，说：

“这些炭虽然不是那位卖炭翁烧的，可是所有的炭，都得那样的老爷爷，把树从山上砍下来，送进窑里去烧。他们的脸啊，手啊，都熏成了烟黑色。炭烧成了，可他们说不定还在挨冻哩！”

大鸾那明亮的目光，突然暗下来。沉默了好一会儿，他象忽然明白了一个秘密似地说：

“这位卖炭翁，就象那位‘锄禾日当午’‘秋收万颗子’，反倒被饿死的‘农夫’一样，是吗？”

母亲对大鸾能够这样联想和思考又惊异又高兴，连连点头说：

“是的！是的！来，我们把过去学过的诗，再温习一遍吧！”

就这样，四、五岁的大鸾，在母亲的教导下，背诵了许多首古诗。还有《名贤集》、《神童诗》里一些通俗的警句。比如，“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”，“贫在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”等等，他也背得滚瓜烂熟。

大鸾一天天长大了，个子长高了，驸马巷的小天井

院拢不住他了。喜跑善跳的大鸾想出去见见世面了。

母亲非常赞许大鸾这种求知的欲望，便叫蒋妈妈领他去逛逛淮安城。

淮安县城历史悠久，古迹很多。比如，唐朝景龙年间修筑的“文通塔”，北宋时代建造的“镇淮楼”，还有“关天培祠堂”。这些塔顶入云，飞檐凌空的雄伟建筑，吸引着大鸾流连忘返，一看就是小半天。蒋妈妈对他说：

“这些啊，都是早先年的能工巧匠盖起来的。咱们祖辈上，能人可多啦，有些还是咱淮安人哩！”

大鸾接过话茬，连珠炮似地说：

“我听妈妈讲过，帮刘邦打天下的韩信，还有枚乘和写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吴承恩，都是淮安人，是吗？”

“对！”蒋妈妈说，“还有比他们更能的人哩！”

“是谁啊？”大鸾急切地追问。

蒋妈妈仰起下巴，眯着眼睛，边想边说：

“听说，宋王天子的时候，有个女将，叫……梁红玉。还有一个，姓关，是管水军的大官。他们哪，都象天兵天将，可了不起呢！”

“比岳飞还了不起吗？”大鸾听母亲讲过岳飞的故事，他问蒋妈妈。

“差不离儿！”蒋妈妈指着高大的建筑说，“要不，为什么给他们盖那么高的祠庙，敬他们呢？”

听说有这么好的英雄故事，大鸾这个小故事迷怎么能放过呢？他拉住蒋妈妈央求：

“给我讲！给我讲！”

蒋妈妈能讲乡下的轶（yì）闻，会说太平天国、义和拳的传说，可是谈到梁红玉、关天培的事迹，她就说不清楚了，忙说：

“你妈妈会讲，她讲得可好啦！”

“回去叫妈妈讲！回去叫妈妈讲！”大鸾迫不及待地拉着蒋妈妈要回家。

一到家，大鸾就追着母亲，要听那个“女将和管水军的大官”的故事。母亲用了几天的时间，给他详细地讲述了这两位民族英雄的战绩：

女将梁红玉，是南宋的一位巾帼英雄。那时节，金兵入侵中华，梁红玉不畏艰险，挺身而出，在镇江黄天荡亲自击鼓，打退金兵，并且一鼓作气，追到淮安，以淮水为界，构筑新城，和金兵相持。她跟兵士同甘共苦，动手伐木织席，支棚架屋，驻守淮安十几年，吓得金人不敢贸然入侵，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。

姓关的，叫关天培，是广东的水师提督，镇守虎门炮台，协助林则徐禁烟，抗击英军。一八四一年，

林则徐被腐败的清朝政府革了职。英军见障碍已除，悍然进攻虎门。关天培一无弹药支援，二无友军相助，孤军奋战，身负重伤十几处，仍然坚守阵地，亲自点燃了最后一门火炮。就这样，和另一位叫麦廷章的将领，同四百名将士，洒尽热血，壮烈殉国……

大鸾自从听了母亲讲的故事，话说得少了，吃饭也象是不香了。有一天，还突然失了踪。生身母亲闻讯急忙过来探问，正碰上大鸾从外面进来。原来，他一个人跑去看关天培祠堂，还抄录回来一首林则徐为关天培写的挽联：

“六载固金汤问何时忽坏长城孤注空教躬尽瘁；
双忠同坎坛闻异类亦钦伟节鬼魂相送面如生”

大鸾扬起浓黑的双眉，瞪大熠熠（yiyi）闪光的眼睛，指着挽联对母亲说：

“我长大，就做这样的人，给他们报仇！”

“好！好！”生身母亲知道大鸾是被英雄的事迹所感动而吃不下饭时，一颗悬心落了地，转而嗔爱地说，“要长大，总得吃饱肚子了啊！”

过继母亲看见这么小的孩子，就能这样爱自己的祖国，爱被陷害的英雄，反抗邪恶，心里感到莫大的安慰。她暗自思忖：

“我们的大鸾，懂事啦！”

二 万氏家塾

大鸾六岁那年，由于家境衰败，生活困苦，就跟随生父、生母、过继母亲和两个弟弟，一起移居到离淮安三十里的清江浦①石板大街外祖父家居住。他被送进万氏家塾读书，正式起了学名——周恩来。

万氏家塾设在外祖父家。老师是光绪年间多次赶考未中的老秀才。

上学这一天，母亲特地为恩来做了一身崭新的黑缎棉袍，蓝绉马褂。他夹着一只漂亮的黑漆木盒改装成的小书匣，高高兴兴地来到了书馆。一进门，大学长②指着北墙上一副写着“至圣先师孔夫子之位”的牌位，指点恩来：

“跪！叩头！”

恩来愣住了。在家里时，都是过年时给老人磕头，在这里怎么平常日子也叫磕头呢？

①现在的淮阴县。

②即班长。

大学长看恩来迟疑着，便悄悄地指指一个老态龙钟，戴着花镜的老头，低声说：

“这是老师的学规！快！”

恩来不情愿地跪下一条左腿。大学长唯恐老师发现，上前按倒他另一条右腿，又把恩来的头，连按三下，算是行完了叩头大礼，把他引见给老师。

老师轻轻地摇晃着亮光光的额头，正在批点着什么。令人奇怪的是，他那没有几根头发的后脑勺上，却拖着一条粗粗的辫子。恩来正在琢磨着这个奥秘，大学长发话了：

“跪！叩头！”

这一回，恩来没听大学长的吩咐，向老师作了一个揖。

大学长着急了，按着恩来的肩头催促：

“老师的学规！叩头！”

恩来没动。

老师显然觉察到了发生的情况，向大学长一挥手，慢条斯理地说：

“年幼无知，免！”

大学长如释重负地擦擦额角上的汗珠，答应一声，回了座位。

老师放下笔，从花镜框上边打量了一眼恩来，有

气无力地问道：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恩来估量一下这位老先生，至少有六、七十岁，耳朵一定很聋，便提高嗓音，大声答道：

“周恩来！”

老师一哆嗦，皱皱眉头，训斥说：

“跟大人讲话，要诚惶诚恐，细语慢声！”

恩来想解释一下，没等开口，老师说话了：

“你识过字吗？”

“识过。”恩来点点头。

“识多少字啊？”

“一斗。”恩来伸出一个手指头。

“一斗？”老师眨着枯涩的花眼心里嘀咕：字只能论个，哪有论斗的呢？便追问一句，“什么？”

恩来以为老师没听见，大声说：

“一斗！”

书馆里的小学友“哄”地笑了。

老师认为这个新来的“刺头”，是故意捣乱，气得颤颤抖抖地说：

“岂有此理，真是孺子不可教也！回座位！”

恩来迷惘了：这位老头为什么无缘无故地跟人发脾气呢？张口闭口教别人讲礼貌，他自己怎么不讲

啊？恩来一百个想不通，连礼也忘了行，莫名其妙地捧着小书匣，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

没等到放学，老师就拄着拐杖离开了书馆，找到恩来的父亲周劭纲老先生，拐弯抹角地告了恩来一状。

当周老先生听明白是因为“一斗字”，引起老师的激怒时，哈哈地笑了，解释说：“老先生，孩子不是捣乱，也没有撒谎。他确确实实是认识‘一斗字’啊！”

“这……”满腹经纶的老师也茫然了。

周老先生给老师泡上一碗茶，详细地讲述了“一斗字”的来历：

在淮安的时候，过继母亲为了教恩来认识方块字，把一个一个字，分别写在裁好的小方块纸上。然后把字装在两只小柳斗里。一个柳斗装生字，一个柳斗装熟字。勤奋的恩来，认字认得很快，眼看着带字的小纸块一张一张地从“生字斗”，飞进了“熟字斗”。一天天，一月月，一年年，在来清江浦之前，恩来整整记住了满满一斗生字。当时，父亲还诙谐地说过：

“人家大秀才是腹服五车书，我们的小秀才是肚装‘一斗字’啊！”